

重点推荐



与人对话,特别是与文学中人坦诚相对,对双方来说,都是一场笔战。第一次将因为文学的对话公之于众,是1992年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发表引起电影改编热之后。也是由于自己太较真,不满意相关剧组未经我的同意,将小说中的主人公由男性改为女性,一家媒体探得消息后,派人来到我当时居住的黄州,认认真真地采访一整天,之后写出来的文字,则是认真过头,添了一些不实之词,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。大约是初出茅庐就得到了教训,自此以后,每逢访谈都会格外小心,宁肯木讷无语,也不轻易放一声花腔。即便如此,同行中人仍不时放出话来,说我很不会说话,很容易伤到别人,这话让我很纳闷。1998年第十二期的《江汉论坛》发表了俞汝捷先生对我的访谈《由〈大树还小〉引发的对话》。所有说话,完全是自说自话,没有任何

访谈本质是真诚对话

刘醒龙

针对的意思,实际效果却是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——伤到别人了!由此开始,曾暗暗自我较劲,不再接受采访。最长一次,也就是写作《圣天门口》期间,差不多有两三年不吭一声,惹得一些人在背后嘀咕,说某某是不是江郎才尽了。之后的意外始于《中华读书报》的舒晋瑜,她不知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,于一天深夜打过来,开口就说采访之事。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通话,她的声音却颇似家中亲人,我一秒钟也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。之后,说起此中缘故,我俩都觉得奇妙,那篇访谈名为《下去走走有好处》刊载在2001年4月27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上。从舒晋瑜这里开始,关于文学的访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为了编这个集子,将能找到的相关文章汇集到一起,总字数竟然有近50万字。话虽然说得多了,对访谈之事仍旧充满敬畏,绝对不敢学那口吐莲花或满嘴跑马,一般情况下,都会要求对方将整理好的文字发来,自己再订正一番。真正让自己体会到文学访谈之快乐,是与李遇春教授对话的那一次。本来,我们是想谈另一个话题,说着说着,突然来了灵感,脑子里冒出一个概念:文学是小地方的事。似乎竟被文学藏得很深的某种隐秘,那一刻,我们都很高兴,接下来还围绕为何北方以村庄为基本文学单位,南方则以小镇为基本文学环境,从上午谈到下午,丝毫不觉得时间的漫长。正是这一次之后,自己才发现,原来只限于文学的对话,也可以趣味无穷。在所有访谈中,舒晋瑜可能是做得最多,有些文字过于生活化,就没收入此书,然而一些内容却相当有趣。有一次她在一次访谈中问,如果自己身陷孤岛,会随身带一本什么样的

书。那时,我刚从南海回来,便回复她说,这不是一个好问题,在南海高温高湿空气中含有高盐分的条件下,无论带什么书去无人孤岛都是没有意义的,再经典的书,用不了两天就会被弄废掉。舒晋瑜也一点不觉得扫兴,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采用了。访谈本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说话,聊得开心,聊得到位,就会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。假如相互存有戒心,免不了要用外交辞令,到头来要么是如同嚼蜡,要么是相互嫌弃,还有比较堂而皇之的——你我都用别人的论断发问与回应,看上去字字句句光彩照人,却都是隔山打牛,连不痛不痒都说不上。我这人不喜交际,文坛内外朋友都不多,所以,对每个访谈,都在打开心扉,真诚地说出每一个字。这样做也是与自己方便,就像整理这本书中的相关文字时,不需要重新进行调整与修改,因为30年前说的真话,30年后还是真话,与真实的自我并无不同,也就不再费脑筋。关于这本书,要特别致谢覃菊华女士,2023年10月22日,从丹东返程途经北京,她为我联系了团结出版社梁光玉和张阳等几位见面,请来老朋友李师东、正在北京学习的陈婉清和熊湘鄂,还有正在努力促成《天行者》改编事宜的范梅溪等,在共同见证下,自己收下了出版社诸位主张做这么一本书的请愿。可以说,这部《文学访谈录》,完全是无意间慢慢积攒起来的。常说,言多必失,假如其中有文字冒犯了什么,那肯定不是我的本意。我所说的和所想的,只有一种意思,那就是努力让文学的自己在文学中做得更好,舍此无他。(作者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)

百家品书

时光隧道中的熠熠星光

刘晓庆

李培禹散文集《留恋的张望——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》以崇敬之心、谦恭之情,记录了一名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之间的美好遇见。我们从中可以望见,那些圣洁灵魂的观照吹拂,宛如时光隧道中一束束的熠熠星光。因此,作者笔下的“留恋”与“张望”不仅是一种行为,更成为承载精神探索与情感寄托的思想符号。张望——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。该书讲述了李培禹与18位文化名家的交往,这些名家涵盖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漫画家、表演艺术家等。作者以敏锐独特的视角,捕捉到他们的鲜明个性,触摸到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,挖掘出诸多鲜为人知的独家故事。李培禹与这些文化名家的交往普遍历时长久:与诗人臧克家交往50余年,与漫画家李滨声、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等也有三四年的交情。他们之间或一见如故,或相见恨晚,凝结的友谊如陈年佳酿,历久弥香。这些文化大家崇高的人文情怀与高尚的人格魅力,在作者的人生“底片”上打下了深深烙印。多年后,作者仍难掩内心波澜,既理性思考每位名家的独特之处,又竭力挖掘值得讲述的独家故事与思想闪光点,用心用情表达对他们的深沉怀念。可以说,这部散文集既是作者对那些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,也是对这些文化大家发自内心的致敬。这些文化名家多为各自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,其人品修养、思想境界、文化造诣与心路历程,都值得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加以展现。作为资深副刊主编,李培禹无疑是“掐尖”的高手——在漫山遍野的茶山中,善于采摘最鲜嫩、最有价值的一片叶子。他更擅长以一条线索自然串联起与名家的交往情景:写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,便以其艺术生涯60周年北京纪念演出为“小窗口”,折射这位民族音乐家的一生成就;写诗人臧克家,围绕“我对你抱有小小的希望”这句勉励,深情回溯臧老在人生道路上对自己的提携帮扶;写词坛泰斗乔羽,则以“万万改不得的一条大河”为题,既彰显乔羽先生深厚的艺术修养,又以“一条大河”为经线,贯穿与“乔老爷”的整个交往历程。诸如此类的明线暗线,在散文集中比比皆是。绘一幅素描,为了铭记。写人物,关键在于刻画鲜活的形象。该书中的文化名家形象,多采用白描与素描手法,因而呈现出局部而非全局、片段而非全景的特点,却恰恰彰显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与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。在人物表现上,作者注重以故事和细节说话,传递出“在场”的真实感动。作者善用对话体现人物性格、揭示内心活动,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与互动性。比如赵丽蓉,演出后总会问作者:“还行吗?对得起观众吧?”当作者邀请她参加活动时,她毫不犹豫地答应:“你把心放踏实吧,我一准儿去。也不知为什么,我一到农村,一见到老乡,心里就高兴。”《赵堂子胡同15号的思念》中,作者与臧克家书信往来频繁——1973年作者当知青时,曾收到臧老寄来的书信,信封里还夹着照片与墨宝,温暖了那段艰苦岁月;而在作者最苦闷落魄时,臧老又寄来亲笔题诗:“万类人间重与轻,难凭高下作权衡。凌霄羽翼原无力,坠地金石自有声”。以此鼓励他坚强自信,走出命运的阴影。书中生动的细节描写,更能将读者带入具体生活场景,使人如临其境,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。比如“庆贺王洛宾艺术生涯六十周年”文艺晚会结束后,作者写道:“我看到‘西部歌王’的眼睛有些湿润,银灰色的胡子微微颤动,老人完全沉浸在幸福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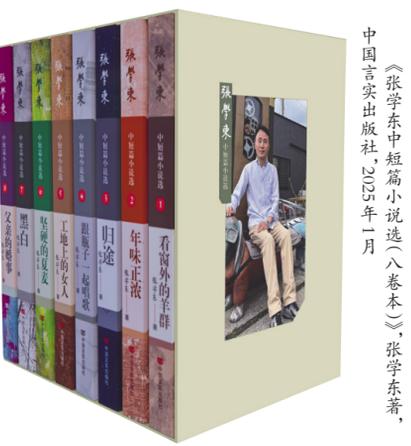
趣幽旨深 蓄理其中

读《张学东中短篇小说选(八卷本)》

周清叶

《张学东中短篇小说选(八卷本)》收录了《看窗外的羊群》《年味正浓》《归途》等作品,涵盖作者1999年至2024年间的主要创作成果。全套82部中短篇小说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权威刊物,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转载,入选中国年度小说精选本百余种。这些作品通过对历史、社会与现实的观察思索,展现了自然之美、人性之光,以及顽强的生命意志与作家的悲悯情怀。当下互联网上,书摘书评、作品拆解、经典名句摘录等唾手可得,但系统阅读这套选集,能让读者真切感受阅读的审美愉悦,体验到纯粹的文化趣味。正如其中短篇小说《海绵》的标题意象:海绵的特性是吸收与释放,这套选集正如海绵,既浓缩了人们情感的精华,又吸纳了时代生活的深刻印记。读者可以从中间窥见时间流逝与记忆留存,感知近40多年时代与生活的变迁。这套书生动诠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“美是生活”的论断,张学东从生活中提炼故事,读者则通过阅读重返那段生活体验;同时,它也契合席勒所说的“素朴的诗”,坚守现实主义精神,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地。读者可作为作者对生活与人持久的凝视观察所感动,更会钦佩他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洞察力。该套小说塑造了各阶层的诸多物象形象,涵盖农民、记者、民办教师、下岗女工、独居老人等。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心态、性格、精神气质与思想,具备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即便身份和处境相似的人物,在不同作品中也各具风貌、毫无雷同,足见张学东塑造人物的技巧已臻成熟。作者细腻描绘了西北地区的地理景观,包括自然风景、农事活动、人情习俗,以及地形地貌、植被分布、动物栖息等生态细节。如《石头跑》中,故事发生在风大到能吹动石头的地域;《寻寻觅觅》里,祖父走

失后,父亲请来的冤脚老汉作出了颇为准确的预言;《往事二题》中,神婆为多子女家庭的幼子取外姓之名,而这孩子后来竟真能匪夷所思地化险为夷。张学东以敏锐观察捕捉到西北民间生活自带的魔幻色彩,并用精彩笔墨加以摹写,让地域特质跃然纸上。文学作品的情感趣味,在于唤起读者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情感的深层体验,进而产生共鸣。张学东从不刻意美化现实,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,历时性地揭示了一系列曾客观存在的问题:城市客运交通乱象与社会治理短板、进城务工者的生活处境、南下打工者的工作环境与无处安放的情感……但作者的作品并非简单同情弱者,而是通过故事触及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等现实议题。这套书的总体情感态度呈现出中和之美:以真诚为底色,不回避社会矛盾与人际罅隙,又能做到中节合度、执中守一。即便面对“道心惟微、人心惟危”的复杂处境,作者仍以“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的笔触,抑制邪恶,归于正道与本分,既体现了传统儒家开放包容、经世致用的思想特质,也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这套书在情节构思上巧设悬念与反转,环环相扣,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智力挑战与探索带来的独特趣味。诸多作品呈现出智趣叙事的特点,这一特点在创作技巧上体现为深谙生活常态与极端环境下人的行为。一方面,作品耐心铺陈大量生活细节,以真实的叙事与细节描写带给读者亲近感;另一方面,他善于把控节奏,在娓娓道来中酝酿情势,逐步将人物推向极端情境,使其做出令人震惊的举动。比如《长话短说》,开头看似漫不经心地描写留守女人在小卖部接电话时被偷窥,随后矛盾陡增致悲剧;《宰牲》起笔即蓄势,字里行间的紧张感逐渐增强;《裸夜》中,记者试图深挖裸跑男新闻,却在各方



《张学东中短篇小说选(八卷本)》,张学东著,中国言实出版社,2025年1月

压力下情难自已,最终自己也成为深夜裸跑人,恰如“凝视深渊过久,自身亦成为深渊的一部分”。这些作品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,直击人类存在的根本命题,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质。而阅读中思想的碰撞、探索的启迪,更构成了智慧的趣味。许多作品还兼具诗性特质,部分篇章甚至近似散文诗。那些饱蕴情感又蕴含哲思的描写,赋予作品形而上的境界。如《跟瓶子一起唱歌》中,从中原农村随父母来到西北小城的小女孩草叶儿,童真地说“起风的时候那些瓶子个个都会唱歌”,相关五个自然段的描写细腻生动——如同莫言笔下黑夜眼中“透明的红萝卜”,通过充沛的听觉与视觉刻画,既写出孩童的单纯、敏感、朴素快乐与无限幻想,也反衬出成人感官的迟钝、感受的浅薄与生命力的委顿。《说给寂寞听》以心理叙事为主,聚焦老人对年轻与衰老、生存与死亡的体验,细腻描摹让老人油尽灯枯的生命状态力透纸背,尽显对生命的深情注视与深刻观照,而简朴隽永的语言更将这种意境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。这些看似寻常却值得细品的细节,彰显了作者的写作功力。(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)

生态传记与乡土想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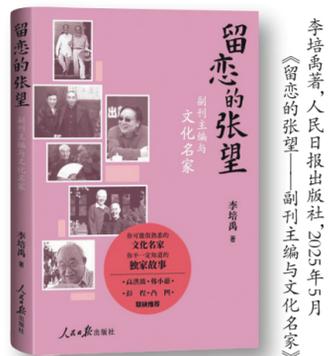
评散文《黄河口草语》

赵政煊

《黄河口草语》是作家郭立泉“黄河口生态系列散文”的第二部,作者以“传记”笔法写下“菜部”35篇、“草部”28篇,共计60余篇散文。作品既延续了前作以往事为核心的创作方法,又将大量笔墨着重放在对草木本身的描绘上。在流畅轻快的笔调下,那些宛若精灵般的草木并未沾染过多泥土气,反倒如同一株株精致的标本,将自然的诗意呈现在每一位读者面前。从《诗经》的风物吟唱,到陶渊明的乡间诗作,再到现代作家的田园牧歌,生态书写在我国文学传统中从未缺席。作者在《黄河口草语》的写作中俯下身,用放大镜近距离端详一草一木,以“为草木立传”的姿态进入文本。在作者眼中,这些草木皆是“不为世俗所染,不为繁华所移”的美丽精灵,它们自由生长在故土之上,高低错落、千姿百态,即便没有人类叨扰依旧蓊郁繁茂。可以说,在作者笔下,草木本身即具备自足的诗意与审美价值,不必依托纷繁的隐喻与象征来支撑。某种意义上,故乡的草木与故乡本身密不可分,对草木的热爱实则源于对故土成长历程的怀念。然而,尽管它们是

不彰显出作者的博物趣味。从“特征”与“典故”两个角度出发,读者能感受到这些草木既生长在河子西的当下,又扎根于绵长的文化脉络之中。令人难忘与依恋的不只是草木,还有陪伴草木一同度过的乡土时光。在对“往事”的记述方面,作者的笔墨尤为深情——《珍珠棵》中写到儿时夜晚上学途中睡倒在珍珠棵里的逸事,《尚饽饽》中则有与伙伴们玩捉迷藏游戏的快乐瞬间。一花一世界,在天地间葳蕤生长的草木怡然自得,它们在经营自己的生态世界的同时,又仿佛每时每刻都在与作者产生交集,建构起作者内心的小世界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每个黄河口的人都得到了草木绿色的护佑”,回忆赋予了草木灵魂,使其成为作者日后生活中永远的心灵寄托。而以小芹为代表的玩伴们则闪现于不同篇目之中,这些碎片共同组成了作者的童年生活,使得这部书除了作为一本生态传记,又成为一部童年轶事集。这本生态传记的价值并非在于向读者介绍各种草木的特征与故事,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乡土的方式。正如沈从文笔下的“湘西世界”,其间人们的生活方式简单、特别而又纯

粹,引发无数读者对理想乡土的想象。近一百年来,文学对乡土的回望无比复杂,其间夹杂着对落后的担忧、对牧歌的赞颂、对改革的期盼、对文化的追寻以及对变化的迷茫,各种回望相互演变、相互交织,共同构成了文学对乡土的想象。而作者笔下与草木共生的画面亦是一种想象。在自序中,作者提及书写黄河口生态的目的——“回报这片大地的恩典,向渐远的农耕文明深情回眸,也向生命的诗意和庄严致敬”。显然,作者也意识到这份美好属于过去,属于想象中的那片净土。即便作者重返故土时,发现河子西早已“面目全非”,那段与草木共生的美好时光仍定格于脑中。而作者将其书写下来,分享给每一位读者,我们即便无法感同身受,也能在阅读的体验中抵达审美层面的共鸣。如今我们,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中,无暇留意路边的花草。而在阅读的过程中,我们会发现生活原本便存在着另一种形态:即便微小如草木,也完全能够成为生活的中心。所谓乡土想象的意义,或许便是如此。(作者系青年评论家)



李培禹著,人民日报出版社,2025年1月